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十五回 講因果大眾驚心 說菩提沙門叩問

話說悟澈下座，為申李二人辦齋，李金華道：「初次相見，既聆教言，怎又叨饒？」悟澈道：「二位不必推辭，貧僧欲與先生結未來之緣。況賜光以後，尚有數言仍求斟酌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老和尚執意賜齋，只好從命。」說罷，讓至客座，悟澈相陪。不多時齋飯齊備，不過是山菽野菜。悟澈道：「寺中無佳味，二位多多包含。」金華道：「者正是心安茅屋穩，性定菜根香。況且山珍海錯，*鯨鮮魚，一入喉中，化為何物？」孝思道：「葷素俱是一樣的了。」悟澈道：「者皆是未則，不過不忍之心，難以昏昧。古語雲：『今生吃他，來生吃我。』人不放生而殺生，是害物乎，害己乎，如此冤報何日能解，凡貪口腹者，當永戒之。誠哉是言。若有德馨，降伏得住，似亦無妨。然釋家亦不可借口成詞。」

說話之間，飯食已訖，小沙彌獻茶已畢。悟澈道：「前曾言及報應，者報應即是因果之果。所作為善有善果，所作為惡有惡果，此等話頭，惟僧家最宜深知。俗家或不信神佛，何必與之言報。僧家既然出家，為佛家弟子，焉得不信神佛？若是不信，出家做甚麼？雖然出家，亦應還俗。人有說僧家為人唸經，字句不明，死後打入補經所。僧人聞之，多以為不然。說是為人唸經時，何嘗少遺字句，不知為人唸經，便有多少錯處。唸經之時，必在經外，苟且塞責念完了經，那才得了心上東西。甚麼東西，不過是幾串錢，以佛法為貨殖，以鐘鼓為生涯。其罪當入阿鼻。欲向補經所，那能得去。者還是小節至於唸經之前，依然葷酒。唸經之際，依然戲謔。人有知者，或勸他兩句，他還不受開持，莫說者樣行為，就是大智羅漢，也得受人教訓。豈不知凡有血性者，皆是未來諸佛。何況是個人，何況是勝於我的人，即是不如我所出之言，亦不得一無所取。大舜所以察邇言也，彼卑視一切者豈可哉。只顧抓撓財帛不管生死，試問你要錢將作甚麼？俗家要錢為的是兒孫，那也就大大不是。兒孫自有兒孫富。出家要錢，又無兒孫，豈不是徒取罪戾。者出家人，除了三衣具鉢，破衲蒲團以外，少有厚資。便是業累，惟一心清淨，毫無自是之心。然後能證菩提果。」

者時從旁閃過一個和尚，向悟澈頂禮合掌問道：「求和尚將菩提正解，示明弟子覺因。」悟澈道：「者菩提便是知，知而後能覺。」覺因道：「所知為何？」悟澈道：「知心知理，人皆說是物欲為累心之境，事物為亂理之業。不知境何嘗累心，業何嘗亂理，誠是心累境理亂業。若能打破者點迷團，即是大知。」覺因道：「既然為心，怎能累境。既然為理，怎麼亂業。」悟澈道：「心寂而境亦寂，理滅而業自滅，怎麼不是心累境理亂業呢？」覺因道：「心為虛靈之物，若非境現於前，萬不能蔽其光明，理為正大之則。若非業現於前，萬不能擾其隱微，此中細奧，弟子不解。」悟澈道：「心雖虛靈，苟不自限於境，境焉能蔽其光明。理雖正大，苟不自取其業，業焉得擾其隱微。如此說來，非心累境理亂業，其謂之何？」覺因道：「者境與業是外來之物，他不找人，人焉得找他？」悟澈道：「人不找他，他焉能找人？如不能推開境與業，便是留戀境與業。既然留戀他，他又焉能推開我？爾當深責於己，方能到菩提地步。若一味牽纏，如被+械，爾想+械找人，人找+械呢。」覺因道：「者是好比喻，弟子如夢初醒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者倒是竊聽法言了。若不是者位師傅問及於此，焉得聽此妙旨？」悟澈道：「雖非私見，亦當正諸高明，二位倘有所見，何妨質證一二。」金華道：「老和尚所言餘等生平未聞，焉敢妄加一詞？天色已是不早，倘再住幾日，自當復來領教。」悟澈道：「二位到此，多有慢待。既然回寓，不敢強留。」

說罷申李二人告辭而退，悟澈送出拱手而別。申李二人一時來到寓所，申孝思低頭前行，李金華隨後，走到屋門，耳邊聽得喇的一聲。只見從屋中跑出二人，前者手持利刃，直向申孝思斲來。申孝思躲過，又向李金華便是一刀。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出家本期脫俗，既脫俗而仍戀俗，俗而又俗。剃度原為出苦，既出苦而復溺苦，苦而又苦。葷口讀經，罪甚毀經。醉酒供佛，惡倍謗佛，境由心生，故謂之心累境。境自境而心自心，則心不累境矣。理由業具，故謂之理亂業，業自業而理自理，則理不亂業矣。彼玉歷一書報應不爽，為人誦經者，何以地獄為烏有而自重其罪哉？

理注：

且說悟澈，開示菩提正解。因悟而後知，自然覺性圓明。菩提者，梵語也。此雲正道正定，現前心鏡雙泯焉，能有累於心乎。純理無欲，自然理不亂業矣。金丹雲：「淨極自動，精氣自然通順。」所以申、李二人，得悟有悅樂之意也。儒雲：「私欲淨盡，天理流行是也。」

偈雲：

心圓孤月明，欲芽皆不生。